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七二回 雷音寺聖僧求佛 小南海天神交兵

話說趙知縣在葉家將各事理畢，別了濟公先回。那知才進後堂，只見濟公坐在裡面吃酒。恰巧一個親隨由裡外出，趙知縣便低低問道：「這和尚那時來的？」親隨道：「他由老爺走後吃到此刻，又不曾起身，何嘗外面去呢？」趙知縣好生奇怪，匆匆走進上房，換了便服走到前面，只見濟公敲著筷子，嘴裡唱道：「好奇怪，好奇怪，俺看真正不奇怪。吃酒還要帶吃菜，人在家中身在外。寄語俗人莫煩心，這叫做和尚修心真自在。」

唱畢，見趙知縣到來，指一指喉嚨笑問道：「被那九藥塞住可受傷麼？」趙知縣道：「聖僧休得取笑，足見法力無邊，在下感激得很了。但差人方坤、葉王氏母子復活，那牢中葉大魁、葉力、葉勇、葉名四犯，應若何減等問罪，還請聖僧轉奪。」濟公見說，大笑道：「知縣老爺，你這算是笑話了！俺和尚那知做官的律例？你應該將他們怎樣便了。」趙知縣道：「葉大魁、葉名謀財害命，當議抵；葉力、葉勇失手喪人，亦當議抵；葉王氏母子、差人方坤復活，皆是聖僧意外的機會，照例均不得以不死減等，應當仍照議抵定罪。但在下須體聖僧好生之心，均作減等，改絞監候，在聖僧看，這樣定罪可合當嗎？」濟公聽說，把頭搖了兩搖道：「用不得！用不得！俺和尚議人的罪，歡喜敲斤敲兩，他怎樣犯罪的，俺便怎樣辦他的罪。俺想葉力、葉勇打死方坤，委實是俺拿他取笑，他的罪過並不在此；要論葉力、葉勇的罪過，仍當歸並葉大魁謀產案裡，方為正格。俺現今想有一法，也不打他，也不殺他。當先他們想把葉王氏母子害死，閉在馬房裡餓了五日，如今這四人也把他們閉在牢裡，禁止牢頭暗給飲食，照樣也餓他五日。餓死了餓不死，皆憑他們的造化罷了。」

趙知縣聽說，果然如法炮制，將獄卒喚過，騰出一間空號，將四人拘在一起，那例行的稻草蓆條，也吩咐撤掉，將四人放在地下，坐也由他，睡也由他。第一日到了晚間，知縣已查獄回來，仍陪濟公吃酒。不到片刻，濟公道：「那四個賊囚，可是睡在地下的嗎？」趙知縣道：「在下適才查監並留心查點，委實那號裡連草都沒一根。」濟公微微笑了一笑，順手就將手旁的一些果殼肉骨抓了一把，吹了一口氣，直向西南拋去，趙知縣那知其意。

但那葉大魁等由昨晚收進監去，葉大魁、葉力、葉勇不懂罪人的規矩，身邊所存的銀兩統統被牢頭搜去。葉名是個公門出身，他豈有不知之理！當下把兜包裡存的三兩多兩銀子，暗暗用褲帶扣緊，向褲襠裡面一係，差人搜到左邊，他身子一偏，那銀墜到右邊；差人搜到右邊，他身子一偏，那銀墜到左邊，果然不曾被搜得出。到了第二日，剛要吃飯，只見獄卒進來說道：「恭喜你們四位，如今打死的方坤、餓死的葉家母子，已統統被濟頭僧救活了，現老爺同和尚議定，你們將葉家母子關在馬房裡餓了五日五夜遇救，也把你們發在獄裡餓五日五夜釋放，已代你們把住處打掃好了，就請去罷。」四人猛然一聽，好生歡喜，及至到了那間屋裡一望，連鋪草蓆俱無。葉名道：「朋友，請你方便一點，借一張鋪我們睡罷罷。」牢頭道：「請問你們把葉王氏睡的什麼地方呢？他怎樣坐法，怎樣睡法，你們也就怎樣是了。」四人此時一想，才猛醒過來，暗道：雖然五日監禁，但日無食湯，夜無宿場，那便怎樣好呢？三人便低低同葉名商議，葉名道：「且慢，候著老爺查監過後，都由我來再想主意是了。」所以到得晚間，知縣同了獄官查過了號，葉名當房科多年，這牢頭他本是認得的，候了封號過後，他便站到柵欄口，便招呼那獄卒道：「朋友，請你來一來，同你有話說呢。」獄卒見他喊了說話，曉得是買弊，連忙跑近柵欄外邊：「葉先生叫我怎樣？」葉名便把一包銀子拿出說道：「在下有點意思，請你笑納一點。想我們在此不過五日，夜間問你商議一把稻草，日間商議兩頓淡飯，這叫做瞞上瞞下，總要請朋友方便方便。我葉名釋放後，還是同衙門吃飯，遇的事多得很，一定厚厚的報答你是了。」牢頭把銀子接過來試了一試，心中想道：這個弊卻不難舞，夜間給把草，日間給碗飯，可保沒得破案，一者可拿幾兩現成銀子，二者還可以落些交情。當下允許了葉名，隨即就捧了些草，由柵欄裡送進來了，就此又關會道：「明日你們要早些起身，將草造出，莫要被獄官開號看見才好。」葉名道：「你請放心，我也是辦公事的人，還有貽誤嗎？」說畢進裡，四人在地下將草鋪好，分頭睡下。葉大魁歡喜道：「俗說『清官難逃滑吏手』，這句話真正不舛！他可曉得我們還是照常吃飯睡覺？」

就這說話的時候，只聽外面「嗚」的一聲，蝗蟲似的不曉得飛進的是什麼東西。此時號燈已熄，既看不真也就罷了，那知葉大魁大喊道：「不好不好！我被什麼鉗了一鉗去了。」大魁才喊了坐起，忽葉力、葉勇也喊道：「委實不好，真個厲害呢！我們也被鉗著了，痛得很呢。」四人隨即都一齊坐起。恰巧牢頭還未睡覺，聽見號裡驚驚訶訶的，連忙跑來問是甚事。葉名便向他討了燈，向草上一看，但見滿草上爬的飛蜈蚣，見燈一照，都爬入裡面，卻一條都尋不著。才一睡下，倒又這個被他鉗了喊起，那個被他鉗得直跳，大眾沒法，只得還是睡在泥地上面，倒反安靜。到了次日，四人可算已餓了一天一夜，實在饑火中燒，難過不過。直到已牌之後，牢頭因受了他們的黑費，深怕同大眾囚犯一同吃飯，容易被人查到，不大穩妥，就預先盛了四碗飯，上面還揀了一些鹹菜。四人看見飯送來，好不歡喜，你也迎上接碗，他也迎上接碗，遠遠看見委實雪白的米。熱氣騰騰，恨不得吃他三個碗到五碗才稱心。那知才接到手，直覺得一股氣味又酸又臭，直向鼻孔裡透入，幸虧肚裡沒有餘糧，一個個的都對著飯作乾噁心。及至再向飯裡一望，就同那炒米養洋蟲一式，裡面無數的蛆蟲摺出摺進。葉大魁手上的那碗飯更覺奇怪，忽然裡面爬出一條蠍虎，向大魁手上一擱；大魁嚇得把手一拋，只聽「噹啞啞」一聲，連碗帶飯摺了有三尺遠，把一隻碗跌得粉碎。看官，你道這是什麼原故呢？皆是濟公作的法，那天所擲向西南的果殼、肉骨，就是這個用處。濟公曉得本官雖這樣吩咐，卻不能日夜坐在獄裡去看，牢頭必要舞弊。所以作了此法，叫他由葉少文家帶出來的銀子恰巧用空，還是睡在泥地下，顆粒不得下咽。

就此整整的餓了五天，葉力、葉勇到底考武的出身，饑寒凍餓都還被得住些，還勉強能說句話；獨葉大魁、葉名，已經是餓得只剩得一絲的氣了。釋放的時候，多少差人方把四人扶出了獄。到了堂上，問了幾句，葉力、葉勇還勉強回答下來，自然家中來人把他接回去了。但那葉大魁、葉名才上了堂，登時眼睛翻了兩翻，下殼湊了幾湊，一命嗚呼。趙知縣看了這樣，暗暗代兩人歎息，想道：古人每每有那個「作法自斃」的一個說頭，今觀葉大魁、葉名這兩人的死場，真算是作法自斃。但聖僧臨走時，他本約定今日到來，還丟下一個偈語的說帖，上寫道：

一碗飯，一束草，魂魂蛆蟲去相擾。應得之罪逃不了，生生死死誰分曉？你莫急，他莫泣，閻羅冊上未勾名，最好機緣君莫泄。五日之後再相接。

趙知縣看著，想了一想，便吩咐道：「屍身且拖到堂外，候本縣諭下，方准屍親收殮。」當下就退了堂。看官，你道濟公聖僧此時到那裡去？就由那日將葉大魁等定了罪過，趙知縣陪他吃酒，一起吃到二更向後，趙知縣向裡安息，以為他定然還是通夜吃酒的了。那知第二日趙知縣起身出外，但留得殘肴剩酒，濟公已不知去向，旁邊就留著那個偈語的說帖。趙知縣好生奇異，想那二千銀子、六千百米，又不曾有個交代，只得專候他五日後再酌罷了。

但那濟公因何酒吃得好好的，突然半夜裡跑出去呢？只因那日正在三更向後，忽聽半空中「卜卜」作響，濟公知道不妙，把靈光接了一按，方知玉帝因查看世界六百年大事冊，見宋朝殺害岳武穆一案，覺得無道已極。恰巧遇著一位太白金星，耳聾牽八的，就因那年八月六亂宮一事，他不曉得罪在徐家父子，當那太后怨恨皇上的時候，他憑了三屍神的報告，就奏了大宋皇帝一本，說他讎逆親母。因此玉帝代宋朝打算打算，雖還有幾十年的運會，卻因他君不君子不子那樣蹊景，一經翻出舊案，直即片刻難容，不由得衝衝大怒，就命瘟部首領呂岳，率領全部瘟鬼下界，擾亂宋朝的天下。呂岳奉了玉旨，心中想道：我還是周工代紂的時刻下界走過一遭，如今已兩千年不到下界。心中歡喜不過，一面奉了玉旨，隨即就出了南天門，帶上無數的瘟鬼，向下界一望，卻看見金光寨殺氣騰騰。暗道：我何不投奔狄元紹！雖明知他不得成事，卻可以借他的勢頭攪亂一翻，方好繳旨。就此踏著雲頭，直奔玉山縣而來。但那一股瘟氣，就同炸炭似的在空中飛走。

濟公查知就理，這一嚇非同小可，暗道：狄元紹若得這個幫扶，宋營二□一將、四營兵馬性命休矣！如今只有一法，就在玉山縣土地祠神龕裡面坐了一禪。那一道真靈，匆匆地過了恒河，直奔雷音寺，見了我佛如來。如來曉得金面羅漢持正向善，普救世人，是相信得過的，聽他說了節略，心中想道：這事必須如此如此，方得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。隨即降了一道佛旨，遣飛雲童子把岳武穆召來論話。飛雲童子疑惑岳將軍遇難未久，先到了地府向冥主查問下落，冥主再一稽查，方知岳將軍奉了玉旨，為管理南天門之職。飛雲童子又趕到南天門，岳將軍奉了佛旨，隨即駕著祥雲到了雷音寺。見過佛主行禮已畢，如來佛便將玉旨因宋朝殘害良民，著日岳下界的話說了一遍。岳將軍回奏道：「瘟神下降，玉石不分。弟子當日要做忠臣，也不過保國安民；若因弟子小小的冤枉，致令瘟神下界，這弟子反轉死有餘辜了。佛主勿憂，弟子到了靈霄，當哭求玉帝，務將呂岳詔回。」如來聽畢，口裡說了一聲「善哉」，就命濟公跟了岳將軍到南天門，候玉旨是否允許，再為定奪。岳將軍回了南天門，連夜就奏了玉帝，玉帝准奏，派金吒、木吒將呂岳追回。

其時呂岳將到了小南海，因時候尚早，見對面大寨裡燈火半明半滅，知道狄元紹還未上帳，因此就在小南海帶領一群瘟鬼遊玩。候著天光才有些發白，果然鼓聲大震，那半天中一面大帥旗高高扯起。呂岳便招呼各瘟鬼駕起雲頭，方要過海，忽見對面兩朵祥雲，雲頭上兩人大喊道：「呂道友不要走，玉帝有旨詔你快回上界去呢！」呂岳一聽，大吃一嚇，忙問道：「玉旨呢？」可笑金、木二吒究竟少不經事，他聽了玉帝口諭，隨即趕來，並不曾奉有旨意。木吒大喊道：「既來召你，必無假旨，你快些跟了就走是了。」呂岳笑道：「沒有玉旨，不能遵命。」就此三人在小南海動起手來，鬧了一日一夜。到了第二日，那吒見兩個哥哥不回，曉得沒有玉旨，呂岳不肯奉詔，又求了玉帝發了玉旨。那吒也趕到小南海，那知呂岳還是不奉詔，他說都是他兄弟三人私下弄權，玉帝必無此詔。請教那吒可能受這冤枉？催動風火輪，舞動火尖槍，在半空中同呂岳的攝魂劍殺將起來。木吒連忙趕回，奏明玉帝，發下全部雷軍，兩日兩夜才把呂岳捉回。當那小南海方圓百里，可算大雷大雨，也是兩三晝夜。濟公在南天門候了確信，這才放心得下，又到了雷音寺謝了佛旨，回了福神祠，收了真靈，出了佛龕。

走到外面，只聽縣前一班人紛紛議論道：「奇怪奇怪，葉王氏不曾餓得死，葉大魁、葉名真個餓死了。這個報應就大呢！」濟公聽得明白，瘋瘋顛顛的直往裡走。才到大堂前面，果然二案的屍身躺在蘆席下面，多少婦女圍住了哭。那些看閒的人看見濟公到來，一個個的嘈雜道：「好了好了，瘋和尚又來了，多分還可以把兩人救活呢。」就這一片喊聲，早驚動了趙知縣，連忙迎出。濟公拍手哈哈的笑了一陣，指著堂下，向二葉說道：「這可是葉大魁、葉名兩個賊囚嗎？著他滾掉罷了！」趙知縣亦笑道：「已經絕了氣，怎樣還走得掉呢？」濟公道：「可憐！可憐！你這個人只會吃飯睡覺，一些用處沒得。這件事那裡還煩難嗎！」說著就跑到就近，拈著那蘆席邊角，消了消，向旁面一擲，說道：「葉大魁、葉名，還不滾掉，更待何時！」只見兩人一拗站起，用手揉了一揉眼睛，往外就走。看的人一片笑聲，就同翻江攪海一樣，跟後來守靈的那一些屍親，也跟著閒人散去。趙知縣好生歡喜，邀同濟公走進後堂，正要招呼備酒，忽然外面一個軍官，手上拿了一件公事，外面傳事的領著，飛奔的走進來了。但不知這軍官匆匆趕來，究竟為的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